

喧嚣人潮、寂静雪山，与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 珠峰东坡近千人度过惊魂一夜

这个“十一”长假，珠穆朗玛峰脚下迎来前所未有的喧嚣——珠峰东坡嘎玛沟区域创下历史最大客流量纪录，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涌入这片荒野秘境，希望一睹日照金山的盛景。

事实上，珠峰东坡嘎玛沟徒步路线以“路野、全程无补给、气候复杂”著称。10月4日夜间，珠峰东坡出现近年国庆期间最强暴风雪，打乱了徒步者原本的计划，让这段旅程的凶险程度倍增。

“敬畏自然。”这是回顾这次惊险的旅程，人们留下的共同感慨。



(蓝鲸新闻)

上千人来珠峰“逛公园”

“活久见，(珠峰)徒步都要变成逛公园了。”9月29日，定日县曲当镇珠峰东坡嘎玛沟进山处一片嘈杂。

在云南商团副领队李峰的镜头中，云团之下，这座壮丽神秘的山峰静静矗立，而山脚下更像是一处喧嚣的农贸市场——当地村民正围着卡车、农用车卸货，地上成堆的白色编织袋里装着帐篷、户外装备、食材等物资，身穿五颜六色冲锋衣的徒步者兴致盎然地拍照留念，牦牛赶着黑色的牦牛与雇主集结，为出发做着最后的准备。

珠峰东坡嘎玛沟徒步路线是一条商业化多年、较为成熟的徒步线路。全长70~80公里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，徒步者一般从曲当镇优帕村出发，经过一小段折返路线，再由北线走环线返回出发地，走完全线大约花费7~10天。一路上设有多个营地，提供水源，靠太

阳能基站维持通信，徒步者可在此扎营过夜。

“十一”假期是珠峰东坡嘎玛沟线路的最佳徒步季。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期间，珠峰东坡天朗气清、秋色斑斓，徒步者有极大概率见到珠峰、洛子峰等多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山，领略“日照金山”和“雪山倒影”等壮美风光。

曲当镇的村干部达吉向记者介绍，来珠峰东坡徒步的游客要在曲当镇进行实名登记、缴费，并由当地统一安排牦牛工和牦牛。往年同期，游客在四五百人左右已算不少，今年是他印象中珠峰东坡登记游客第一次突破千人。

多名徒步者向记者分析，国内高海拔徒步热门线路集中在川西、云南、新疆、西藏等地，但由于近期新疆的几条徒步路线临时关闭，很多徒步爱好者“转投”珠峰东坡。

来自苏州的徒步爱好者王建平在9月29日进山，他没报商团，属于“散客”。选择“十一”出发，是因为假期游客较多，方便在网上凑人包车，分摊费用。王建平找了5个“搭子”，6人包一辆车、包一个牦牛工，均摊费用下来每人只需花两三千，比参加商团能省六七千元，“这样最合算。”

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很松散。57岁的王建平走在最前头，他并不了解其他队友的实力和水平，很快就和其他5个队友拉开了距离。9月29日傍晚，李峰带着队员到达第一个营地晓乌错时发现，人多得“要挤爆了”，目之所及全是人，有商团也有散客，吵吵闹闹，帐篷与帐篷之间，距离只有一两米。

牦牛开路、垭口撤离

5日一早，措学仁玛营地地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了。走出公帐的李峰看到，帐外雪深超过膝盖，大部分帐篷被积雪覆盖，有些帐篷被雪压塌。大家正在用各种工具把被积雪掩埋的食材、登山杖、冰爪挖出来。

从措学仁玛营地下山，要翻过海拔5350米的朗玛拉垭口，这是整条徒步线路中的海拔制高点，翻越它，是走出嘎玛沟、完成整个徒步环线的最后一道，也是最艰难的一道关卡。翻越垭口要先经历一段全长三四公里、海拔330米左右的爬升。这段路况极为复杂，先是经过一段湖畔缓坡段，绕着湖边或横穿连接几个海子的缓坡地带，路面通常是碎石、草甸和溪流；中间是漫长的“之”字形爬坡段，路面主要是松动的碎石和页岩，被称为“风化地貌”，踩上去很不稳固；接近垭口的冲刺阶段，要经过一段被积雪和冰碛石覆盖的薄冰。

在5000米以上高海拔地带，爬坡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。海拔越高，氧气越稀薄，在深雪中跋涉，体力消耗是正常情况下的2~3倍。几百名徒步者在牦牛队踩出的沟里将步速调整成0.5倍速，走两步，就需要停下喘口气。看到五彩经幡在风中剧烈飘动，就到了朗玛拉垭口的顶端。疲惫下撤中，李峰既要小心脚下，又要看顾队员，无暇欣赏风景。紧接着就是一段海拔1300米的下降路段，积雪掩盖了松动的碎石和岩石缝隙，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，极易陷入雪坑或踩空扭伤。他回忆，陡峭的雪坡在脚下延伸，仿佛直通悬崖，团里90%的队员都摔跤了，还有很多人承受不住心理的恐惧，干脆坐在雪地里“屁降”——采用坐姿或半躺姿势，利用臀部与雪地的摩擦来减速和下撤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下降方式，一旦失控，容易演变为高速滑坠。

5日上午11时，曲当镇村干部达仁组织十几个村民，大家从自己家里带上物资，徒步8小时，赶到了拉则错营地，给衣服湿透的客人换上了干爽的袜子和保暖衣物。有一名徒步者在翻越垭口后体力耗尽，出现缺氧症状，达仁背着她的登山包，搀扶她慢慢下山。

据央视新闻消息，截至10月8日19时，最后一批15名徒步游客在携带食品药品、取暖供氧设备、保暖防寒衣物的定日县救援力量的引导下，安全抵达曲当镇接应点。

平安下山后，李峰、陈格爽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记录了自己在珠峰东坡的暴雪惊魂一夜。“敬畏自然。”这是这次旅程的亲历者共同的感慨。(文中李峰、王建平、达吉均为化名)

(新京报)

暴雪惊雷夜

这次天气并不尽如人意。山下曲当镇的天空一直阴云密布，常在高原徒步的人都听过“山下阴天，山上下雨；山下小雨，山上暴雨”的说法，极个别“散客”徒步爱好者在到达曲当镇后，等待几日，认为气候条件不适宜上山便返程了。但商团由于涉及人数众多，选择就没这么灵活。李峰说，9月29日进山时“有阳光”，进山后就一直阴天。

日喀则市气象台在10月3日18时、10月4日17时，接连发布强降雨蓝色预警信号，提示高海拔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雪。达吉告诉记者，他4日接到气象通知，但没料到雪会下得这样大，“山上山下，很

多树都被雪压倒了，这在我记忆中还是头一次。”

3日夜晚，措学仁玛营地飘起雪花。这是距离山下村庄最近的一个营地，下山路程7~8小时。

翌日清晨，王建平钻出帐篷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雪在帐篷上积了一寸厚。由于担心雪化后气温会骤降，原本就泥泞难行的路面会因结冰而更加湿滑，他匆忙拔营下撤。事后，他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在4日傍晚暴雪到来之前撤到山下。

同日进山的李峰的商团行程比王建平落后一天，在4日从俄嘎营地出发，往措学仁玛营地走。刚出发时，小雪变成小雨，起先雨珠

落在冲锋衣上还能滑落，过一会儿雨滴就开始下渗，部分队员的保暖层衣物已经被雨淋湿，李峰的裤脚也开始进水，鞋袜全湿透。此时天气突变，鹅毛大雪夹着冷风，向人群袭来。众人穿着潮湿的衣物在雪中走了三小时，雪带着风从四面八方的各个缝隙钻进人的身体。有几名队员冷到嘴唇发抖，接近失温。

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，这场雪下了一整夜。为了防止帐篷被积雪压塌、渗透，李峰和其他领队轮流值夜，用铁锹将帐篷顶部和四周的积雪清理干净。

户外经验不足又自行组队的“散客”面临的情况更为凶险。一名网友和其一个搭子组队前来，从4日23时开始，用携带的小锅挖雪1小时，基本把帐篷周围的积雪清完。但雪一直在下，两小时后，帐篷又被雪掩埋，睡袋被雪渗透、浸湿，他穿好衣服，钻出帐篷，蹚过及膝深的积雪，前往营地的牧屋避风雪。风雪太大，他两次走错方向，终于在第三次尝试后摸索进牧屋，熬到了天亮。

相比暴雪，更危险的是雷电。夜间扎营遇到雷暴，除了祈祷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广州姑娘陈格爽蜷缩在睡袋深处，脊背不由绷紧。“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，大自然的力量是绝对的，人类何其渺小，只能提前规避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。”



10月5日，李峰和队员们走在牦牛队蹚出的沟渠里下撤。